

武陵历史与文化丛书

李东阳

研究文选

◎姜衡湘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孝子东阳

研究文集

中国书店

ISBN 7-309-04888-2



茶陵历史与文化丛书

李东阳 研究文选

姜衡湘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东阳研究文选 / 姜衡湘主编.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1

ISBN978-7-5438-5585-4

I.李…II.姜…III.李东阳(1447~1516)-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982 号

李东阳研究文选

主 编: 姜衡湘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姚晶晶

装帧设计: 张毅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镁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8 0000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5585-4

定 价: 3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株洲市茶陵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组成人员名单

名誉会长:阳卫国 赵湘珍 谭件云

顾问:刘力量 杨宋虎 王建敏 蔡典维 段桂生 贺夏生
陈剑旄 周华社 彭雪开

会长:余明刚

常务副会长:向宋文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群辉 邝邹飞 刘君瑜 刘柏生 陈招生
陈茂祥 陈洪星 罗尔胜 罗绍昀 罗禧瑰
周运斌 周晓理 周德才 侯李平 费水牛
蒋湘晖 谭可敏 颜峻

秘书长:谭鑫华

常务副秘书长:姜衡湘

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排列)

龙东华 龙志华 龙建新 罗绍昀 周德才 张国梅
段谭云 彭小中

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祖元 尹亚平 尹烈承 邓跃东 龙年喜
向小陶 刘开元 刘文星 刘畅儿 刘振祥
刘湘元 刘新文 陈三龙 陈玉明 陈进生
陈国林 陈陵 周长水 周邦发 周金云
周毅刚 段益民 段晓茅 段桃庚 段跃华
姜衡松 郭平 彭东明 彭冬明 彭物明
程晖波 谭旭日 谭传文 谭若坚 颜文明
颜会明 颜进取 颜金仲 颜青春 颜颂阳
颜曼文

办公室主任:尹烈承

办公室副主任:刘振祥 周长水 彭东明

序

阳卫国

三年前,我因工作需要调离茶陵之际,与时任茶陵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的姜衡湘同志说,如果把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李东阳的文章搜集、整理出来,与《李东阳评传》、《李东阳研究——以政治心态、文学思想为核心》等书形成李东阳研究的系列成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之后,衡湘同志组织有关同志,经过不懈努力,编成《李东阳研究文选》一书,即将面世,并嘱我作序。本来应该请专家学者写序,但我多次推辞未确,加上该书付梓在即,不可迟延,只好谈点个人看法,且以为序。

李东阳是明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作为内阁首辅,曾坚持与权奸斗争,独立支撑危难时局;作为文坛领袖,曾独力开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茶陵诗派,对当时和后世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这些贡献,在茶陵文化以至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李东阳研究文选》所选辑的文章,内容丰富,涵盖了李东阳的人格品德、政治心态、文学思想、诗文艺术以及茶陵诗派的形成和影响等,全面系统地从学术层面对李东阳的一生作了深入科学的考察和探析。不仅展示了他深微隐曲的心路历程和独树一帜的理论观点,而且揭示出明中叶主流文学转型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于深化李东阳研究和明代文学研究,有着较大的价值。

本书所辑的文章绝大部分系现代学者所撰。他们以现代人的理念和观念,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和评价李东阳其人、其事、其诗、其

文,尽管各篇的切入点不同,持论各有侧重,但纵观全书,对于李东阳淡于名利、不慕荣华的仕宦意识,委蛇周旋、忍辱负重、保护善类、纠正弊政的“双重人格”,以复古为通变、探索文体革新的文学思想和理论贡献,以及体现闲适之趣、治国之体、日常之情的创作主题等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同时,本书也选辑了一些持不同见解、不同观点的文章,这体现了编者的“争鸣”心态和辩证思维方式,值得提倡。

《李东阳研究文选》的出版面世,丰富了茶陵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也为茶陵历史与文化丛书增添了一道亮色。茶陵历史与文化研究会自2005年6月组建以来,迄今已出版10部书籍,可谓成绩显著。我作为茶陵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的最初发起和组织者之一,甚感欣慰。茶陵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茶陵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虽然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还有大量的领域和课题值得进一步去总结、去开拓、去挖掘,茶陵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仍任重道远。我们应该进一步弘扬茶陵人精神,对茶陵历史、茶陵人物、茶陵风物等进行广泛发掘、深入研究,积以时日,使《茶陵历史与文化丛书》成为人们全面展示茶陵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

(作者系中共株洲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目 录

第一章 传记、记事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李东阳	(1)
太师李文正公	(3)
李文正	(11)
李少师东阳	(13)
李东阳	(15)
李东阳传	(19)
李东阳	(23)
试论李东阳	(25)
大学士李东阳简论	(35)

第二章 人格品德

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	(42)
坚辞而难退,忍辱而负重 ——兼论李东阳的人品	(51)
正德阁臣李东阳“双重人格”剖析	(61)
“习隐渐成癖,谁当恋冠缨” ——李东阳的思乡归隐情怀	(72)
知识分子,你要否反思? ——读明士李东阳传后杂感	(82)
明武宗时期的李东阳述评	(84)
明朝李东阳暗斗阉党	(94)
论李东阳的“吏隐”	(102)
试论明代文学家李东阳	(109)

第三章 文学思想

李东阳复古文学思想探析	(121)
李东阳的散文与明代前期的文化思潮	(132)
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146)
李东阳诗学思想浅论	(154)
论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	(164)
《怀麓堂稿》探考	(174)
谈明代诗歌的发展及其引路人李东阳	(186)
试论李东阳的文体辨析说	(191)
李东阳诗话对严羽诗话的继承发扬	(20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李东阳诗歌及理论研究综述 ...	(211)
李东阳诗论得失评	(219)
李东阳“以声论诗”说价值新探	(231)
李东阳诗论小识	(238)
李东阳——明王朝造就的第一个诗人	(247)
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	(254)
由《寄彭民望》到李东阳的主情说	(268)

第四章 诗文艺术

诗文评	(273)
李东阳著述考	(290)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论李东阳《拟古乐府》诗的艺术创新	(303)
论李东阳《竹枝歌》的艺术特色	(315)
不拘旧套,另创新格	
——论李东阳的乐府诗	(324)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	(334)
台阁与山林的交融——李东阳诗歌的审美趣尚	(344)

试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	(350)
试论李东阳的“格调说”	(357)
论明李东阳的“格调”论和七子之“才”	(369)
明初诗学与李东阳的“格调”论	(375)
李东阳《上孝宗疏》与有关古代诗文片断的比较	(383)
李东阳诗论评述	(391)
论李东阳的《拟古乐府》	(401)
论李东阳的《南行稿》	(412)

第五章 茶陵诗派

略论茶陵派在明诗史上的地位	(420)
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研究百年回顾	(428)
李东阳与茶陵派	(434)
茶陵派与复古派	(437)
20 世纪茶陵派研究回顾	(447)
尊崇气节,致力于儒雅文学的复壮 ——由茶陵派向前七子过渡的杨一清	(458)
谢铎与“茶陵诗派”	(468)
应给“茶陵派”重新命名	(476)

参考文献	(480)
------------	-------

后 记	(483)
-----------	-------

第一章 传记、纪事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 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①

焦 竑

东阳在翰林，以文学名，前辈或忌之，迁侍讲学士数年，始与经筵，然不以为意也。尝大旱，应诏陈言，剖析孟子语切治道者数条，附以时政得失为献。孝庙甚嘉纳之。既入阁，不时召对，遇事多所规益。末年，受顾命，缕缕数百言，东阳感激思报。正德初，群小坏政，遂与同官刘健、谢迁条陈十事，指斥贵近，言甚剴切。因自劾求退，健、迁皆罢，而东阳独留。命下，据案涕泣，连疏乞归。不许。于是，刘瑾威权日盛，狎视公卿，惟见东阳则改容起敬。时焦芳与东阳同官，又助瑾煽虐。东阳随事弥缝，去太去甚，或疏论廷辩，无所避忌，所以解纾调剂，潜削默夺之功居多。否则，衣冠之祸，不知何所极也。或者乃以其依违隐忍，不即决去，非之过矣。所著怀麓堂前、后、续稿百余卷。凡朝廷诏册谥议诸大制作，多出其手，诗篇碑板，传播四裔。虽字书小技，亦精绝逼古，人罕及之。

《维风编》云：李文正公幼负俊才，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其为相也，会逆竖刘瑾乱政，毒螫缙绅。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济，众颇赖之。盖瑾窃太阿之柄，大肆凭陵，目中已无天子，独公以素望稍加钦重。其清约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炉，披册操觚，不胜其慄，辄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俭如此。余家尚书邦奇，公门人也。一日侍坐，有兴化守者，亦公门下士，以覲事至京，緘两帕四扇，令

^①此文原载《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徵录》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从吏馈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顿首于庭。乃启缄取扇，而归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风可想已见。张东沙《芝园集》：公致政后，遂庵杨阁老载酒看过怀麓堂为寿，觞以金。公诮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庵有惭色，自是不敢用以觞云。

赵司成永，号类庵，京师人。一日，过鲁学士铎邸，鲁公曰：“公何之？”司成曰：“忆今日为西涯先生诞辰，将往寿也。”鲁公曰：“吾当与公偕，公以何为贽？”司成曰：“帕二方也。”鲁公曰：“吾贽亦应如之。”入，启笥索帕，无有。踌躇良久，忆里中曾馈有枯鱼，令家人取之，家人报已食其半，鲁公度家无他物，即以其半载与赵公俱往公所称祝。公烹鱼沽酒以饮，二公欢甚，即事倡和而罢。

耿子曰：公仕宦五十余年，柄国且十有八年矣。郑端简谓公卒之日，不能治丧，门人故吏醵金钱贖之，乃克葬。又谓尝过其门，萧然四壁，不足当分宜辈一宴会之费云，则公平生所以褪身者已。彼时权珰狂獬，公卿鲜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岂有权术牢笼之哉？毋亦贞操洁履有以服其心耳！

《丛说》云：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临没时，其门生故吏满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带、砚台、书画之类，皆分赠诸门生。东江亦分得数件，东江子顾伯庸亲对余言之。即书籍所载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当国时，尝冬月五更入朝，至长安街，值编修崔后渠方在道上酣饮，后渠拱立于轿前曰：“请老先生少饮数酌，以敌寒气。”西涯即下轿，连进数觥，升轿去。王元美《艺苑卮言》亦载此一事。夫宰相怜才爱士，脱略势位，如此风流，世岂能多见？

太师李文正公^①

李贲撰

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隶金吾，遂居京师。东阳四岁能作大书，景帝召见，命书龙、凤、龟、麟十余字。书奏，上甚喜，抱置膝，赐上林珍果及内府宝铉。六岁、八岁复两召，试讲《尚书·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义。命肆京庠。

天顺壬午，年十六，举顺天乡试。甲申，登二甲进士第一，选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编修；三年与修《实录》；十年升侍讲；十九年癸卯，升侍讲学士；二十年，充东宫讲读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顺天乡试，寻丁忧。

弘治二年己酉，起复，迁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四年辛亥，预修宪庙《实录》成，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充日讲官。癸丑，主考会试，得汪俊为第一。七年甲寅，擢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典诰敕。八年乙卯，命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时安南侵占城，国王奏请命官往问。东阳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虽奉正朔，修职贡，然恃险负固，积岁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国，海岛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过饰非，大或执迷抗命；若置而不问，损威已多。即问罪兴师，貽患尤大，近日朝鲜事可类推宜勿听。”十年丁巳，中官李广以烧炼斋醮被宠。东阳复会同官疏奏，未报。会武冈知州刘逊逮系，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狱。东阳复上疏救，上为霁威。即日召至平台奏事，始复旧职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阁，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复召问，亲定团营总兵官。九月，清宁宫灾，东阳疏曰：“近年以来，灾异频仍，内府火灾尤甚。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漫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

^①此文原载《续藏书》卷十一《太师李文正公》，中华书局1959年版。

为弭灾，此乃妄邪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越二日，有为李广乞祠额者，东阳以为不可。及清宁宫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内庆赞，东阳又以为不可。上俱从之。己未，程敏政典试，为给事中华昶所劾。上命东阳复试。壬申，《会典》成，赐玉带。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十七年，命祀孔子于阙里。还，上时政疏。命有司议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顾命。

武宗登极，加光禄大夫、柱国、少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亲政，东阳同刘健等上疏，不报。于是复同疏曰：“先帝顾命，惓惓以陛下为托。迺者诏令废格，变易殆尽。忧在民生国计，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倖贵戚，牢不可破。或旨从出，略不豫闻；或有所议拟，径行改易。臣若谄顾命之名，不尽辅导之责，天下后世，其谓臣何？”亦不报。会府部科道疏请诛瑾，不遂。瑾遂矫诏逐刘健、谢迁，独留东阳。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二年丁卯，尚宝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张玮为逻卒诬执，荷校长安门。东阳上疏力救，乃得成边。三年，给事安奎（一作方奎）、御史张或忤瑾荷校，东阳又上疏救。都史杨一清逮系至，东阳又力救。是夏早朝罢，有文书一卷委于丹墀，皆是专录瑾等过恶。上退坐东角门，留百官不放班。寻传旨令跪，瑾等面诘何人所为。众冒暑忍饥久跪，随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数人。申刻，一时三百余人俱下诏狱。东阳论救，乃得释。有山东梁姓者，自陈尝捕盗七十人，乞升土官巡检。都察院复奏，请查旧盗七十家窝主邻佑，俱照新例籍没发遣。东阳皆极言之，乃得免查究。

瑾又巧取横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错诖误，假以姑免提究为名，各发米实边。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从罚。初自一二百石，后渐增至千五百石。东阳委曲开导，瑾执不从，乃从边仓移为关仓。地虽稍近，犹不能堪。后因瑾欲天下府司州县预积仓粮，东阳因言各官罚纳，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遂

免输边之劳。其随事应变，潜消默夺，使天下阴受其福，类如此。

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请便宜行事，瑾主之。东阳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设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又有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军马钱粮皆不得管。其权盖分而不专，大学识此祖宗防微杜渐深意。永乐以后，渐差都御史在外巡抚。其有番夷去处，则置镇守总兵官，后差内臣一同镇守，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故敕谕之词曰：会同计议停当而行，毋得偏执违拗。未有一人专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综理。夫以亲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则衅隙必生。又如旧有草寇生发，则调兵征剿，土官必须奏请，所有关系，尤非细故。今即革去巡抚，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岂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镇守比例而行，则其所系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余如所议。”

陈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熊以湿润米等项银为赃，遂致大狱，必欲置之死。东阳力争，瑾谓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东阳曰：“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瑄在太宗朝，开济宁河道以通漕运，有大功。金书钱券，子孙皆免死。岂可尽革以伤武臣之心？”瑾曰：“国初功臣，如常玉春、邓愈、汤和辈百战之功，今其子孙俱已革。陈瑄不从厮杀有功，岂足深惜！”东阳曰：“汉高祖亲定十八功臣位，以萧何为第一。萧何不曾厮杀，但因供给馈饷不绝，遂以为万世之功。盖足食然后足兵。使当时馈饷不继，虽百张良、十韩信岂能助汉？萧何馈饷，犹是一时争战之日；陈瑄通南北漕运，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理胜足以服之，瑾不答，止革熊爵。

会真镠之变，朝廷命将出师，诏告天下。内一款，取回各处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门，此系累朝旧例，如何可革？”东阳曰：“旧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声势烜赫，惊疑天下。

奸诈之徒因而矫托，真伪莫辨，近已累犯，烦朝廷处分。若真者取回，则伪者无所容矣。”因以天顺元年旧稿示之，须有根据瑾乃语塞。八月十三日，宁夏献俘，既入东安门，上亲赐宴劳。太监张永乘间出怀中疏，奏刘瑾十七事。武宗震怒，当夜遣人执瑾。次早令太监温祥等持永疏至内阁。读毕，徐问曰：“今当何如？”祥辈曰：“已收逮矣。”东阳曰：“此圣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辈乃曰：“须传旨行。”东阳援笔拟进。于是降旨，特令凌迟三日。诸被害者争拾其肉嚼之，须臾而尽，天下闻而快焉。

是时，籍瑾书籍，得秦府永寿王为瑾庆寿诗序，中间称谓，过于卑谄。上怒甚，欲降敕切责。东阳上疏曰：“自古治乱贼者，正名定罪，诛止其身。昔汉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书数千章，不一省视，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历代相传，以为故事。当刘瑾专权乱政之时，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杀予夺，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谁不屈意待之？往来书信，虽于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恶，多不得已。况王府懿亲，尤宜优待。若指此论罪，降敕切责，则凡有书信馈送者，不知其几。传闻惊骇，各不自安。或愧恨终身，或遂致失所。今刘瑾已正典刑，伏乞圣明广大涵容，将此寿词置之不问，一应文书并行烧毁，以灭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为然，悉焚其往返文字，无延及者。上以东阳有反正功，加特进左柱国，荫其从子兆蕃为尚宝司丞。复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托，生民所仰赖。高皇帝栉风沐雨，十余年而后定，何其劳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贻谋，亦二十余年而后成，何其难也！列圣相承，兢兢业业，罔有怠荒。先帝顾命，唯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后，衍无疆之泽。圣虑所及，何其深且远也！臣愿念上天付托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体生民仰赖者切，每于朝奏讲谈之暇，安处宫闱，溥施恩泽，起居以节，游豫以时，保养天和，培植国本。则六气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

七年，巨寇刘六众至数十万。及贼平，加荫一子为锦衣卫指挥。

上疏力辞。有献密计者，托言京兵不习战阵，欲调宣府边军三千入卫京师，而以京军如数戍边，每岁春秋番换，如班操例。上遣司礼监与谷大用至阁议，东阳力以为不可。大用谓此事非我辈所为，自有先入之说。东阳曰：“某等职在论思，知其不可，若勉强曲从，即有后患，献计者不知何在，而执笔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贴，略陈其故，曰：“宣府，京师北门，切近胡虏，十分要紧，朝廷屯宿镇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给，每年河南等处边军，输班备御。近因刘贼猖獗，动调官军，乃是一时权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时月，如以圣驾看牲在尔，欲比常加意。窃见总兵郅永，见在沧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暂带领边军，近京住扎。事毕之日，仍令还镇。庶事体稳当，人心安靖。”而内意已定，司礼监文书官迫令拟票去。上坐乾清宫门，必欲今夜批出。东阳等乃具题，极言其不便。不便甚透彻曰：“京、边官军，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一不便也。京军备边，不习战阵，恐伤国威，二不便也。京军出京，骇人耳目，未免惊疑，三不便也。京军在外，倚恃强势，强买货物，奸污妇女，将官护短不肯禁，边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边军在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治之则或不能堪，纵之则愈不可制，五不便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相宜，或盘缠供给不相续，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必须赏赍。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七不便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营之空虚，见中国之单弱，九不便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十不便也。今五府以为不便，六部等衙门以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为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辅导之地，若阿谀委顺，勉强曲从，是满朝之臣，皆有为国之心，而臣等独当误国之罪，万死不能以塞责矣。所有前项事情，臣等不敢别议。”翌日，内行降之。东阳遂乞休，赐敕俞允，荫其从子兆延为中书舍人。十一年，卒于家，寿年七十。赠太师，谥文正。所著有《怀麓堂稿》前后续百余卷。

汪俊云：畿甸群盗，势甚张大。王师屯德州，惠安伯张伟不敢出；